

出生于滕县的孙兰峰，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不同于儒将董其武的沉默坚忍，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抗日杀敌 勇冠三军

孙兰峰：抗日战场上的“愣头青”

□王功彬

>>少年聪慧逃难入伍

孙兰峰1896年出生在滕县姜屯镇大彦村。孙兰峰十岁时，孙父把他送到村西私塾“二眼镜”先生处学习。孙兰峰仅读私塾一个冬天，就会背《千字文》、《百家姓》。先生却说兰峰的优异皆因自己偏爱，来年学费要涨一倍。深冬时节，雪片如席，滴水成冰，“二眼镜”又逼着孙兰峰交取暖的烤火柴；交不上，就被“二眼镜”罚站在没膝深的雪地里。倔强的孙兰峰心头愤恨不已，一气之下撕了书本，折断毛笔，飞也似的跑回了家，发誓再也不进这充满歧视的“二眼镜”学堂。

15岁那年，孙兰峰家租种了地主的七亩薄地，因没让地主家多摘西瓜，秋天到地主家中交租时，孙兰峰被地主儿子用皮鞭抽打一阵，少年气盛的孙兰峰便抄起扁担把地主爷儿俩全部打倒，县衙要捉拿孙兰峰，为不牵扯父兄，连夜到姥姥家，向舅舅借了四串麻钱(重量次于制钱的小铜钱)，向南逃去。1912年，17岁的孙兰峰在太原兵站报名时偶遇傅作义入伍，从此开始了他戎马一生奋勇杀敌的军旅生涯。

>>抗日杀敌勇冠三军

当兵后的孙兰峰屡次作战英勇，很快被提升为中尉排长。后因机智，缴获了敌人一个团，引起山西督军阎锡山的欣赏，后接连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和少校营长。

1927年，孙兰峰驻守涿州，与奉军作战；战斗异常惨烈，孙兰峰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被敌人子弹穿透左腿，致整个小腿肌肉几乎全无，留下一条7寸多长的伤疤，故得了个大名鼎鼎的外号——“愣头青”孙瘸子。

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挥师南犯，占热河省和长城各要隘，并谋取冀东，以图华北地区。因而在1933年夏天，长城沿线战火纷飞，古北口一带形势紧急。孙兰峰奉命率421团编成火力网，致日军战马狂嘶倒地，士兵尸体横野；后日军又屡屡增兵，双方肉搏，三次进攻全部大败。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抗战。

因战功卓著，1936年5月孙兰峰升任独立第211旅少将旅长，同年12月21日获颁五等云麾勋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兰峰奉命坚守红格尔图，有次他带兵去侦察时看到阵地前来了一群羊。孙兰峰一想，不对，零下二十摄氏度怎会有羊群？肯定是日伪军反穿羊皮大衣爬来偷袭！他马上下令对准羊群一阵猛打。同时，他又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就地反击。果然，“羊群”就是敌军指挥官伪蒙军名将、副司令官雷中田带领的敌军。雷在被一阵炮火打蒙了以后，又看到迎面也爬来一群羊，以为是自己人，发愣间就被送进了鬼门关。

大众讲坛预告

济南，一座行走的城

本报讯 城市学者牛国栋，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长期从事济南人文地理及民俗研究，十年前出版的《济南乎》曾风靡泉城。12月14日上午9:30，他将携其新著《济水之南》做客大众讲坛。他将以独特的视角，与朋友“拉呱”式的语言风格，怀旧意味的原创及历史影像，以古城间的行走为主线，从济南最早的家园城子崖启程，穿行于府城街巷，延伸至关厢四方，徜徉在商埠经纬，止步于黄河(济水故道)之滨的泺口古镇……跨越时空，追忆小桥流水的旧时光和大明湖里的前生倒影，试图拨开尘封的历史，串联起说不完的轶闻趣事，与朋友们共话济水之南这座古城无羊的沧桑，力求还原老济南心中的济南城。

牛国栋，1961年出生于山东济南，长期从事旅游工作，致力于城市纪实摄影及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开发利用等课题研究。1999年初在济南举办《我看美利坚》摄影个展。2003年，其摄影文集《济南乎》成为济南历史上第一部以街区文化为构架的城市人文地理专著。

讲座时间：12月14日(周六)上午9:30
咨询电话：85590666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978年，孙兰峰、董其武、杜聿明、程思远、朱大纯(自右至左)参加五届全国政协会议。



孙兰峰

百灵庙是绥远省北部的军事要地，地势险要，是日寇进攻绥远省的桥头堡，也是与日寇勾结在一起的蒙奸德王的大本营。1936年11月，从情报得知，日军将由北部用百余辆汽车运送弹药至百灵庙，以备侵犯绥远之用；傅作义就找来孙兰峰商量，决定突袭百灵庙。这次战斗敌我悬殊巨大，著名的战地记者范长江曾著文说：我以徒步疲劳之兵，当骄逸之马；仅果腹之备，当山积之粮；涉平荒之地，以攻环抱之险；以相等之兵力，以袭有备之敌……然而，孙兰峰将军等巧妙制订作战计划，冒着严寒，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仅在12月4日，就歼敌600多名，生俘200余人，还策反了敌伪四个师的投诚，最终取得了这次战役的全面大捷。此次大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瞩目，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前来捐款捐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专门采访抗日英雄孙兰峰旅长。

1940年，已是少将师长的孙兰峰参加了著名的五原战役。这个历时115天的战斗，包括了反攻包头、绥西之战。孙兰峰无不是临危不惧，勇冠三军，亲赴前线，冒着12架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共毙敌3000余人，获大炮16门，各种枪支数千。因此，孙兰峰

受到嘉奖，晋升为暂三军中将军长。

在傅作义所部，孙兰峰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人称“傅作义两只虎，一个孙兰峰，一个董其武”。董其武沉默坚忍，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却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有句顺口溜：“孙兰峰，急火星，抗日战场的愣头青，别着脑袋往前冲！”

>>顾全大局和平起义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绥远四面被围。1949年9月20日凌晨3点，孙兰峰以大局为重，拒绝蒋介石几次派来高官的游说，跟随傅作义将军在和平起义书上签字，庄严地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分别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走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9月20日，孙兰峰随傅作义到达北京。在前门车站一下火车，孙兰峰在站台上就看见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贺龙、罗荣桓、杨成武等司令员们致意欢迎；贺龙一把拉住孙兰峰对杨成武说，“你们这两个老对手又见面了，哈哈！”陈毅元帅也走上前来，说孙将军咱俩是“老乡”，地地道道的“老乡”！的确，陈毅元帅曾在山东参与指挥了鲁南战役，所以说自己是山东老乡。10月1日，孙兰峰参加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孙兰峰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绥合并后，孙兰峰又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享晚年的孙兰峰曾经感慨万千地说：“我这一辈子一共端了五个碗，幼小端爹娘的碗，大了端孙文的碗；后来端阎锡山的碗，再后来端蒋介石的碗，最后端毛泽东的碗，只有这一次才端对了！”

我曾守卫在毛主席来过的地方

□于永军



当年作者所在连队。

“我站在五七车站上/把首都北京遥望/金水河碧波在心中荡漾/天安门城楼在脑海闪光/啊，毛主席/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日日夜夜把您老人家盼望。”

这是我38年前写的一首充满激情却没有发表的歌词，一个入伍刚满一年的警卫战士的处女作。

1975年初春，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了，战友们一分为四，一拨去了山东省委，一拨去了南郊宾馆，一拨去了生产指挥部(省政府)，而我们一拨却坐上卡车，拉到了西郊空军航校大院，进了最里边的一座又套着围墙的小院子。

小院子不大，却住着个百十号人的连队。连队在这里干什么？在满眼都是空军的航校里，这小股陆军，自然罩了一种秘密色彩。从这里，我开始了近40年的军旅生涯。

集合号过后，连长站在队前讲话。一番常用欢迎词道罢，转入了“教育”主题：新战友们来到这里，看到其他战友有的分到省委，有的分到生产指挥部，有的分到南郊宾馆，可能会眼热。我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还羡慕咱们来。我们连虽然没有那三个地方繁华，可任务很特殊——守卫五七车站。五七车站是什么呢？就是临时停放毛主席专列的车站。毛主席多少次来山东，有七次都是从咱这里经过或住在列车上办公、开会和休息，车站一线都由我们站岗警卫。大家想一想，这可是天大的政治任务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更神圣的呢？！不过，我们也有条严格纪律，对外界要保密……

连长还在“教育”，我的脑子却不听使唤，开起了小差：天哪！我们这是给毛主席当警卫战士啊，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呀，多光荣，多自豪、多幸福啊！怪不得当初政审特严格哩！

我的心瞬间涌满了暖流，被一种幸福感包围着。下连的第一天晚上，我激动得失眠了。五七车站，实际上是坐落在济南西郊的一个铁路专用线站台。1958年8月8日，毛主席来济南时首次启用。此后，他凡是来济南，均在这里停留。特别是1959年，毛主席三次视察历城东郊公社，接见山东省委领导，召开6级书记座谈会，都是在这个车站的列车上完成的。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列车上办公和休息，是毛主席出京视察的一大喜好，为的是不给地方添麻烦，不给老百姓添麻烦。这“两不”，自然为我们成就连史上的光荣提供了机遇。

车站的站台北不到500米，两道铁轨从机场外绕了一个大弧徐徐延来，一列深绿色的火车卧在大理石砌成的月台下。春天，铁道旁的沟坎坡埂上，万木泛绿，野草葳蕤，映衬着长长的列车，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夏天，密密匝匝高高矮矮的杂树蓊郁成一片绿色屏障，高高大大的杨树遮掩着月台。秋天，沟坎上的绿依然葱绿，而黄的却渐渐变黄，站台下的果园里，苹果、雪梨已挂满了枝头，老班长向我们讲起了当年打锦州战士们“不吃一个苹果”的故事。冬天，铁道两旁的草木完全枯黄凋零，白杨树早就甩掉了自己的巴掌，偶尔不知从哪儿起来几片落叶在铁轨间打滚儿。站台边上的冬青丛，此刻好像更来了精气神，尽情地朝着寒冷炫耀自己的坚守。

车站的东南角，有一绿漆小木屋，里面有一部直通连部的摇电话，那就是我们执勤的岗位。执勤的任务就是守站台、看铁轨。一天24小时轮流上岗，带班员则在站台上巡逻并负责叫岗。除此之外，连队还进行警卫兵所必需的训练，诸如队列、礼仪、擒敌拳、捕俘拳等，也组织刺杀、射击、投弹、军体、五公里越野等通用课目。

说句实在话，有任务才有舞台。任务在身，再苦再累，大家处于激情和亢奋中并不觉得累。没有任务，特别是当列车开走，空旷的站台上，只留下那冰凉的铁轨和不会说话的枕木，大家心里空落落，文章开头那几句歌词，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萌生的。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警卫战士，谁不盼望着为敬爱的领袖站岗？谁不期待能近距离沐浴“红太阳”的光辉？尤其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次，看着停放在月台的列车，我们想象着毛主席窗前那彻夜亮着的灯光，仿佛看到人民领袖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在月台上巡逻行走，想象着哪里曾是老人家下车散步的地方，哪些石板曾经承载过伟人的脚步……然而，1976年9月9日那天中午，毛主席与世长辞的消息，晴天霹雳般击碎了全连官兵再为毛主席站一次岗的盼望。“为毛主席站岗”，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梦。

太阳依旧每日东升西落，在每一个角落留下足迹与踪影。但留在记忆深处的站岗巡逻，连同对那份真挚情感的守望，包括那些生活碎片，却在我不知不觉中，担当了一回时光的见证者，游走在我的青春世界里。游走了近四十年，一直游走到今天。